













這幾天來。可怖的天花。又流行  
了。小孩子不知喪了多少。人家  
聽看了「天花」三字。宛比猛虎害  
怕。

金保原是江西人。自到盛澤來。

便在一家麪館裏當夥計。做一落錢」的生活。爲人很是勤懇。雖然所入無幾。幸虧身體強健。從沒生過病。胡亂吃口苦飯。還算過得去。聽說他家裏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只因路程隔得太遠了。三五年不去。也是常事。今年他已四十多歲了。不知怎麼忽的也患起天花來。很是利害。在理要延醫調養。停止動作了。可憐他沒有錢。不能延醫。沒有飯吃。更不能不照舊而着熱錢做他日常的生活。唉。這是很危險的呀。顧客們知道這麪館裏的落錢患着滿身天花。便都裹足不前。生怕傳染開來。生涯自然無形中冷落了不少。但是——那老班還不叫他去休息。

他熬着病落錢的富兒。不時滴下眼淚來。一半是想起老母和妻子。一半是悲着沒有金錢。

不上三天。那麪館裏換了一個落錢。原來他已死了。原來他就客死在離家數千里的盛澤了。人家知道的沒一個不說一聲可憐。不知道了現在。怕也沒有幾個還記念他哩。唉。勞工的生命。就這

從前的政治人物。因老告休。或里誤失職。大半都是起第宅。買田園。優游鄉里。以樂其餘年。現在可不同了。凡是在政界混過的。便不能回到鄉里去住。不是住在天津。便要住在上海。究竟爲什麼不肯回去呢。照我看來。當中有許多原因。有爲做官太好。不能回鄉。有爲做官太不好。不能回鄉。做官太好的。必定要得那一般小人。在這小人當道的時代。當然不敢回去。做官太不好的。必定要得罪一般正人。這一般正人雖不能佔着什麼大勢力。却能夠作輿論去攻擊他。他也不敢公然住在本處。去受人家的唾罵。所以都不能不到他處去住。

李瀛洲 (一一)

（吳白）老夫吳秉鈞鉅族人氏在大明嘉靖皇帝駕下稱臣。官拜廣東巡撫。只因嚴嵩秉政，慘害忠良。老夫不願爲官，辭職歸里。現已交代清楚，正好請出夫人商量上路。家院有請夫人。（院）有請夫人。（小紅引岳氏、吳素娟、吳珮上）引（岳）辭官歸故里，（娟）漱水奉高堂。（白岳）老身岳氏所生一兒一女。女名素娟，子名吳珮。適在後堂，聞得老爺呼喚，不知有何商議。（進見）老爺。（吳）夫人。（對坐）娟、素、萬福。（珮）孩兒拜揖。（吳）一旁坐下。（娟）告坐。（各坐）吳夫人，天氣和暖，正好還鄉。先至岳州，爲兒子就親，回轉家鄉。再與女兒擇配。未知夫人意下如何。（岳）但憑老爺作主。（吳）家院，船隻可曾齊備。（院）齊備多時。（吳）就此登舟。（閉幕衆出）登舟分唱搖板。（吳）辭別了粵州城，飄然長往。（岳）且喜得兒合女回轉家鄉。（娟）眼望着大江中，層層波浪。（珮）奉雙親回故里，共享安康。（下）

謝承漢書孝和時南海獻龍眼荔枝一里一置五里一候驛馬晝夜傳送至有死於道者時唐光上書以爲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請罷之是則荔枝之獻漢已有之一騎紅塵獨令玉環受謗抑亦冤矣

大英商  
英華美烟公司  
有限公司  
總理

。說了一聲可憐可憐。這一句。倒把他倆怔住了。問道。什麼可憐。我道。你們那裏曉得。大凡吸煙的人。個個都生成一副小氣相兒。不管有錢沒錢。上流社會。下等社會。要是不吸這撈什子還好。萬一吸上了癮。便立刻把性情會變上一變。種種千奇百怪的事情。沒有一椿作不出來。我雖不吸煙。却曉內中的古典很多。等開了。我來一椿一椿講給你聽。你們才曉得這等偷偷摸摸的脾氣。是煙鬼同具的。並算不得作賊啊。仲起笑道。雖恁地說。究竟說堂子裏。是人人要面子的地方。憑他怎樣小氣。這等事情。誰也做不出來的呢。我聽了。笑了一笑。問你們誰瞧見他偷偷咧。耐冬笑道。他豈但偷偷。還有阿寶瞧見他將斗子中的煙灰。擗去一大半。又故意留下一點。放在煙盤裏。使得我們不起疑心。道他怎麼吃了半天。連煙灰都沒得一點呢。……他說到這裏。我可再也忍不住大笑起來。說道。你倒

# 上海近十年目覩之怪現象

百十一

東越許廬父著

會挖苦人。直說得恁地刻薄。耐冬笑着。正要告訴我是誰發現這樁竊案。忽聽外邊叫起來道。你們這些人。都跑到那裏去了。夾忙頭裏。弄得鬼都不見一個。耐冬聽了。不覺變了面色。立起來說道。了不得。娘在那裏罵人了。快出去罷。我笑道。別怕。有我呢。你娘問起來時。就說是我拉住了講話。再問講什麼話。你就說。顏五少要和阿寶開寶。在此間我價錢呢。耐冬聽了。笑着接連啐了幾口。便和老三手搭手兒。出去了。我們也跟了出去。仲起珂給子才拉過去。湊了麻雀搭子。又要拉我打撲克。我一定不允。只說送三塊錢。買一張票罷。子才笑道。我最不贊成的。就是買票。你想主人家請客吃酒。本是一番敬意。碰和抽頭。已經說不過去。如今索性于碰和之外。還要弄出什麼買票的規矩來。我以為這一種辦法。完全是一種竹槓主義。推銷性質。受者果然傷廉。施者亦覺失禮。這又何必

# 上海近十年目覩之怪現象

百十二

東越許廬父著

還賭點什麼來。衆人見他說得忒卑鄙了。又見他那副壽相。誰也不高興和他對搭。他偏不識趣。也不顧生人面熟。先在一張空檯子上。坐了下去。拍着檯子。亂叫道。來呀。我們打二十塊底好麼。衆人也都不去理他。還有一人說着俏皮話道。我當你要打二千元二萬元底的。我們倒有點追陪不上。若說二十元底。那可真正替堂子裏賠頭錢了。丙奎聽在耳中。早忘了自己所處地位。和此時所居的身分。便鬧羞成怒罵道。誰敢挖苦老子。老實說一句。你老子要便不打。打起來。至少也要二百塊。五百塊底。才過得癮兒。纔說打二十塊底。不過怕你們打不起。有心試試你們的。你們就敢出口傷人。也未免太臊人不起。這話一出。倒惹得一房間的人。都咤異起來。那人聽了丙奎的謾罵。也不肯隨便干休。口中說出許多不好聽的話來。這其間。第一爲難的。要算那代邀朋友的子才。只把他急得躲足嘆聲。

▽再來和尚

但是他的生命。還是喪在天花呢。  
還是喪在貧苦呢。

。形神古峭。眉睨冒目。鬚白如銀。年約八十餘。自號再來和尚。人與之言亦言。不與言。則終日枯坐。手弄牟尼一串而已。鎮江本南北通衢。金山爲古今勝地。往來商旅。凡所謂逸客騷人。名流碩彥。莫不登峯縱覽。訪寺靜幽。每見僧。必異之。或叩禪理。或證釋宗。或議成敗於英雄河。聲如洪鐘。心若銳磨。識同掌示。剖者析分毫。斷者均毛髮。以故人不取以常僧視也。有知僧事者。曰。僧雷姓。夏名。號之懷慶人。富甲一郡。父震。輕財好施。里稱善人。年五十。無子。禱於佛寺。彌勒像而生。方樹襁而父歿。母陳氏。教養有方。垂髻入泮。博學能文。以明經受固始縣訓導。清咸豐間。稔逆竄豫。家毀母亡。子身攜資入吳。依其姻戚包姓。時包宦吳。爲某縣令。覲雷之資。欲謀之。會民家有被盜者。殺僕婦二人。傷一人。遺其刀於地。







幻術富貴

郭元覺

距某埠十餘里。茂樹蔽天。幽溪蓄翠。一巨宅在焉。層樓疊閣。某處長之別墅也。主人陳小任。二十餘年前。一牧猪奴耳。今已肥馬輕裘。擁美妾。居大屋。作富貴中人矣。溯厥由來。無不驚其手腕之高。用術之巧也。小任幼失怙恃。家乏祖業。撫於叔氏。叔亦貧甚。無以自活。小任乃為人牧牛。年僅獲穀石餘。用以自贖。偶與無賴博。大負。盜主人牛。連夜走數十里。入市求售。市人以其牧童也。牛必非所有。詰所自來。始得還答。地保欲以送官。小任哀懇者再。始得還其牛。小任携牛入道中。腹已累作雷鳴。求以五串易之。農人利其值。遇農人於野。如姑返。詐稱所收牛忽爾狂奔。追逐數十里。深入林莽間。不知所之。或可免主人之見罪也。既歸。哭告主人以故。言畢涕不可仰。主人不疑有他。憐其狀。轉贈之。其叔聞而大怒。咎其不善看管。致遭走失。其叔夏楚。且不許再歸。小任無以自存。乃祝髮入寺為僧。寺僧青蓮愛其慧。教之讀。聽穎異常。閱三載。即能執筆為文。青蓮幾不能再任其師矣。時年僅十五耳。無如六歲未去。八垢難空。頗以寂居為苦。偶萌慾念。致破清規。青蓮責之。乃棄而他往。流落川省。者幾達十稔。信息杳然。青蓮亦漸忘之。一日忽以函來。邀青蓮往。謂已還俗多年。為人理簿籍。積資自贖一金。獲利數十萬矣。青蓮得函喜。隻身而往。至則見其蓬首垢面。舊衣百結。所住不過容膝之室。所獲不過敗葉之絮。破物數事而外。別無所有。青

蓮忿火中焚。嘆莫能語。小任接之怡然。笑釋之曰。弟子此舉。自謂荒謬。但不擅稱暴富。則師必不來。師不來則弟子雖致富有術。願莫能酬。今承吾師不遠千里而見駕。則弟子目前雖貧。巨富即在指顧間。翹足可待。敢為吾師賀。且以自賀也。青蓮聽此狂言。愈覺其誕。祇以遠道來此。人地生疏。不得不就而小息。再作計較。念及所携資斧。已將告罄。空手而歸。笑自得歸。即以此一端。堪費躊躇。蓋初時僅備來蜀川資。以爲到此之後。即不獲厚貲。亦不致旅費無出。詎知小任窮困若此。滿腔希望。付之東流。而青蓮向能供給豐裕。酒食款待。備極慇懃。斗室中猶堪度日。青蓮至是轉疑小任或有厚藏。示窮困狀以見試。中心志惑。爾覺難安。居數日。詢其究竟。小任始以如何致富之術奉告。并求見助。期底於成。青蓮聞之大喜。允如所計。允代籌數百金以作資本。小任乃出其所藏。約四五十金。備青蓮作歸途之費。青蓮連連稱謝。歸告鄉人曰。小任果在川暴富。雖不審其資產之確數。但見其住宅壯麗。奴僕衆多。黃紫之標。參錯滿庫。青蓮之地。阡陌相連。每與余談鄉里事。謂川省雖樂。終是異鄉。倦鳥知還。頗以桑梓爲念。本擬攜其所有。仍返故園。第恐鄉人薄其夙行。謂其昔日微賤。故等而未決。咸族聞此。皆謂衣錦還鄉。傳取見侮。衆口同聲。表示歡迎。斯時其叔已故。延其產業者。共挽青蓮再往。勸其速歸。(未完)

晉山巨源見王衍曰。神情明秀。風姿特雅。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近世如會文正公。亦以善觀人稱。常能得福備備之人而用之。故所至成功。書曰。知人則哲。若三公者。庶幾近之矣。不揣其妄。因擬觀人法八則。告世之交際家。與有用者。一視瞻。正其視瞻。氣靜神凝。望之儼然可畏。即之藹然可親者。君子也。視瞻不正。神氣不和。殷然如有慮。淡然若有爲者。亦不失爲君子。若目光炯炯。神氣散亂。恒左右視。而目瞬不絕。是則作偽之小人而已。一言語。言近指遠。聲清而越。隱惡揚善。溫厚和平。令人聞而生敬者。君子也。不苟言。不苟笑。樂道人之善。不炫己之長。亦不失爲君子。若雜言無序。詞煩而理寡。或隨人上下。或拾人牙慧。或苛論古人。或警當世。是則辯給之小人也。一喜怒。喜怒不形。寵辱不驚。得之不以爲樂。失之不以爲憂。筆墨隨卷。自全其天。誰毀誰譽。付之公論。君子也。怒不至說。樂不至極。不乍慍乍喜。不或忤或戚。亦不失爲君子。若恩怨分明。睚眦必報。好同惡異。患得患失。得譽則喜。聞過則惡。色厲內荏。量淺易測者。是則反覆之小人而已。一氣度。豁達大度。汪洋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濁之不濁者。君子也。稟性狹介。不苟取與。廉潔自好。不同流俗。崖岸自矜。疾惡過甚者。亦不失爲君子。若多愛憎。多疑忌。恃才傲物。鄙吝橫生。受恩則忘之。有怨則匿之。小有得失。耿耿在懷。是則狹隘之小人而已。

太前門香烟 無心不知之最 優美上等香烟



門前太 商英 總代理

讀者俱

樂部

惜紅詞贈

綺緣

新鴈過妝樓(春晨)  
殘夢惺惺。春魂返。五更乍動清鐘。香留珠箔。驚帳深鎖芙蓉。入繡鴛鴦。宿花映蝶戀芳蹤。金鈎曳。嬌橫玉臂。雲鬢蓬鬆。簾外鸚鵡低語。小桃樹上。曉霧空濛。芳盟久誤。辜負蕙質蘭情。生機殘紅冷燄也。懶向雲屏寂寞。愁難遣。念粉郎何處。雲山萬重。  
憶江南(咏蝴蝶花)  
雙鳳子。懶作探春遊。自喜化身花裏活。東風吹拂玉搔頭。渾不解春愁。  
釣船笛(秋日遊湖遇雨)  
桂棹漫蘭橈。攪碎半湖秋影。街外暮迷煙島。是清涼仙境。蕭蕭蕭。急雨打殘荷。塵夢依稀醒。山裏白雲深處。度一聲清磬。  
碧玉簪(本意)  
曉雲殘雨。纖腰常繫丁香。結弄玉飛瓊。携向芙蓉閣。綠野餘音。紅橋冷月。漢宮吳苑。都淒絕。無限消魂。最是清秋節。

逍遙齋隨筆

呂城嚴旭旦

吾里張聖仙先生。好談古人逸事。嘗言前清翰林院。染鴉片嗜者甚多。有王某在京師某胡同設一煙肆。專供翰林院中及其他貴客吸食。生涯頗不惡。王年已五旬。始談煙事。一日。有三五林翰臥。思索既久。俱未成。時有一燈。煙榻前。吾方草就一聯。謹以請正。可否。諸翰林觀之。其詞曰。夫五十。妻十五。天數五。地數五。五世其昌。預卜枯楊生大蒂。煙三兩。友兩三。三星在戶。須將鴉粟宴嘉賓。衆讀畢。咸呼佳絕。因問之曰。爾何人耶。有此清才。乃充賤役。燈役鳴咽曰。吾前亦翰林中人。乃家門不幸。迭遭變故。以致貧無立錫。故出此耳。嗚呼。盜者昌。仁者亡。庸人多達。才子偏窮。自古已然。何憾乎今耶。  
某廟前有三塔。因名三塔廟。有人經其地。見有三塔。因出聯徵對。其句曰。三塔廟前三座塔。屬對者皆不就。後有對之者曰。五台山五重台。對亦妙矣。惟徵聯者本欲對人。乃復於上聯下添塔塔塔三字。於是莫能再對。觀者無不歎其虛也。

文字的末後一天

張植

迷迷風浙浙雨的那一天。漢城裏最大的普通小學校。忽然顯出一種很凄慘很寂寞的情況。就是大前門挂的那一面八卦圖的旗子。已給微雨濕着。在風中搖擺。像是一面垂頭喪氣的樣子。裏面有二三

百個學生。統統站在禮堂上。好比舉行朝會式一般。他們哭喪着臉。彷彿受先生責罰過似的。就是那些先生。也冷清清立在兩旁。一些聲部都沒有。黑板上還寫着幾個字道。『明天起。各種功課不准用國文。』隔了五分鐘。校長走上講壇。呆了一刻。發言道。『小轉入後頁第八版』